

明知空襲具體時間，但帕奇卻不能告訴艾黎，因為這事關戰事的成敗，作為希特勒欽點的間諜，帕奇深知泄密意味着什么。所以，艾黎一定要去看班上的孩子時，他表現得很輕鬆、很自然。

帕奇以為，轟炸機的主要目標是軍事基地和通信設備，學校是相對安全的，但等到艾黎被炸傷的消息傳來，一切都已經太遲，醫生說，腦部重創，可能會永遠失憶。

照顧好她，帕奇認為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，可當艾黎睜開眼，漠然地叫出一聲“父親”時，他還是驚住了，良久才“嗯”了一聲，緊緊把艾黎抱在懷里。

曾經，帕奇用過很多方式，包括重游故地，講一些艾黎喜歡的事，看以前一起看過的電影，甚至還偷偷使用了軍方的電子設備來刺激艾黎的大腦，可惜，一切都是徒勞，她就像來到陌生世界的一個陌生人一般。

幸運的是，艾黎非常聰明，或許是因為她曾經受過良好的教育，學習東西特別快，每天都纏着帕奇，大叫“父親，你快來教我這個”。

幾年過去了，戰爭早已結束，德國慘敗，或許是因為希特勒的自殺，又或者是那些重要人物都在忙着處理柏林牆的事，自己似乎已被徹底遺忘，拋棄。

或許，帕奇應該回國去看看，他應該回去，至少自己的親人都在英吉利海峽對面，但他又

無法說服自己離開，因為艾黎，她雖然已經完全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，但戰後的大不列顛島依然不那麼穩定，他必須留下來，為了責任，為了愛。

直到有一天，艾黎帶回來一個男人，她說，是自己的同事，猶豫了片刻，又說，父親，我要嫁給他。

這個人他認識，是倫敦

頗有名氣的一位年輕教師，人品、家世都還不錯。但儘管如此，他還是毫不留情地對艾黎說：“你確定要和他在一起？不用現在回答，三天後，考慮清楚了再告訴我。”

三天後的答案是什么，其實根本就不用等這麼久，從艾黎緊緊靠在戀人肩膀上的動作看，

像謎一樣的父親



即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也無法拆散他們。所以到了第三天，當艾黎拉着男朋友再次回到家的時候，帕奇已經打點好所有行李。

艾黎茫然不知所措，但他卻只是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，說：“照顧好我的女兒，你必須比我更愛她。”

接着，帕奇拿出一個精密盒子放在女兒手里，並告訴女兒，這是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，希望她永遠珍藏，不一定要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他保證，它值得珍藏。

其實，在帕奇離開的當天晚上，艾黎便試着打開父親的盒子，可惜，父親沒有留下密碼，無

論自己怎么用勁硬是打不開，她本想撬開它，但想到父親的叮囑，最終還是放棄了。

在艾黎心中，父親就像一個謎，他走了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，再也沒有回來，而那個盒子則成了她唯一的牽挂，可惜，一直沒能打開它。

直到二十年後，當她意外地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同樣的一個盒子，專家分析說是德軍間諜秘密使用的一種裝置，並統一使用一種叫“諾瑪諾”的密碼時，她才若有所思，按照專家的講解，她慢慢地搓動密碼，不到十秒鐘，盒子開了。

盒子里有炸彈，但這並不讓她吃驚，當她看到盒子下面厚厚一疊相片，還有帕奇的一封信時，艾黎瞬間淚如泉涌。

沒錯，帕奇是德軍的間諜，但他在盒子里留下炸彈只是為了防範同行找到艾黎，傷害艾黎，而他之所以這麼做，並不是愛自己的女兒，而是愛自己的戀人，盒子里一張張親密相片和一段段真情留言，把艾黎所有的記憶都重新翻了出來。

為了不讓自己的愛人受到刺激，帕奇硬是接受了自己戀人變成自己女兒的事實。可是，離開後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，他過得倖福嗎？沒有人知道。

只有艾黎常常一個人跑到海邊，望着遠處靜靜地想着，他或許還會回來，又或許，永遠都不會回來了。

作者：[英]克萊伯雷



回家是一种信仰

返鄉前和離家後的那一刻

我在上海那些年，總是在臘月二十九或三十回家。我爸在火車站接上我，先問：“要不要吃餛飩和湯包？”“要！”一籠湯包，一碗餛飩白湯加辣，吃得嘴都被黏住了。

一進家門，將身上的衣服都換下，家里自有我以前的衣服，換上。這麼一來，我媽才滿意：彷彿這才是回家了。

如果來得及，臘月二十九和三十，我會陪爸媽去菜市場採購，順便跟菜販們一道道別：“還不回去過年呀？”“今天做完，就回去了！”“那么新年見！”“好，好，新年見！”

除夕那天，我常看着長輩們從早上便開始忙。最早是外婆在廚房指揮，後來外婆年紀大了，就都是我爸媽做了。年夜飯不講貴，但要厚實、肥美、濃油赤醬、甜。這一頓通常會吃很長時間，五點多上桌，拖拖拉拉地吃，用我媽的話說就是“從前三竈吃到後三竈”，經常到七點多，湯涼了，我媽再回鍋熱一熱。春節聯歡晚會開始，我們一般是邊吃鷄湯泡飯或面，邊舉家看電視。外婆以前喜歡嗑着瓜子看，後來牙口差了些，改吃水果軟糖了。

除夕夜，厚實肥甘的年夜飯，頻響的電話，令人眼花繚亂的春節聯歡晚會，漫



天煙花，便是我記憶中最濃厚的年味。年夜飯歲歲年年相似，所以過年的時候，我總覺得回到了小時候，回到了什么都不必細考慮的時節。

大年初一，早飯是酒釀圓子年糕、稀飯年糕，配上自家腌的蘿蔔乾，求的是步步登高、團團圓圓。

初二初三初四，就得下鄉走親戚了。鄉下開宴席，按慣例請師傅來，在院子里支起鍋做菜，喧騰熱辣，乒乒乓乓。父親跟叔叔們聊天，母親和阿姨們拉家常。來探親的遠房親戚中，有年輕的姑娘紅着雙手，提着開水為一家家長輩泡茶，一被人夸貌美就紅起臉來，轉身跑了。

大概，剛回家那兩天是最舒服的，與親人久別重逢，格外歡熱。從除夕熱鬧到年初四，被爸媽牽着，見了太多親戚，說了太多話，喧騰得有些累了。

到年初五，又該去菜市場買新鮮蔬菜了。回家過年的菜販，有些也回來開鋪子了。大家小別數日，都無比驚喜，彼此道：“新年好！恭喜發財！”於是，新的一年開始了。

那時，我總是在年初六或初七回上海。其實我這樣的自由職業者，在家待到正月十五也沒事，只是覺得，在家太舒服了，會有一種從此離不開的沉溺感——頗像紅豆沙年糕，吃得膩，吃完犯困，只想睡覺。

於是回到上海，在自己的房間里，拾掇一下，又回到熟悉的那個世界了，又要開始精神抖擻地幹活了——但也從那時起，又開始想念故鄉了。

最想家的時候，是返鄉前和離家後的那一刻。

文章來源：公衆號“張佳璋寫字的地方”

實人做事，要同厚道人談。

和明白人說話，享受

魯迅曾經寫過這樣一個故事：有個奴才到處找人訴苦，他分別向聰明人和傻子抱怨主人對他的不公平。聰明人傾聽完奴才的訴苦之後，作出悲憫和同情的樣子，得到了奴才衷心的感謝。傻子聽完之後卻傻傻地以為奴才是真的想改變自己的處境，他想幫助奴才反抗主人壓迫，便動手打了奴才的主人。不曾想，奴才竟大喊打“強盜”，和其他奴才一起將傻子趕走，還得意洋洋地向主人邀功請賞。？

常言道，“寧跟明白人吵架，不跟糊塗人說話。”同樣的話，跟明白人說，哪怕是吵架，都是在講道理的基礎上爭辯對錯。而跟糊塗的人則不同，跟糊塗人打交道，就像面對一頭猛獸。他們對人情事理幾乎一竅不通，也聽不明白道理，甚至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傷人。

和明白人在一起，無需多說廢話，點到即止就可以，一切都會水到渠成。“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”，說的就是如此吧。

話，要和明白人說，才不會把自己想要進行的談話弄得索然無味。

經過觀察，我發覺老人可分兩種。

一種到了八九十歲，凡事都已看開，性格豁達樂觀，什麼都能包涵容忍，一切都無所謂。簡直有御風而行的逍遙瀟灑，衣食住行均隨和之至，錢財更是身外物，除必需品之外，均佈施親友，平日嘻嘻哈哈，絕不談生死問題，只挑當年逸事來說。這樣的老人，活至耄耋，也受晚輩尊重歡迎，軀體雖然老化，思想卻充滿智慧，不枉此生。

另一種老人越活越斤斤計較，益發縱容珍惜自身，對於一杯茶、一碗飯，甚至一盆洗臉水，均啰嗦唆唆，千般挑剔，再好也不夠好；子子孫孫，人人叫他生氣，沒有一人合眼緣，個個言語無味，話不投機。故此，他一定要自作打算，自私自利，一意孤行，無須替任何人着想，天地雖大，只有他一人至尊至大。這種老人往往叫晚輩退避三舍，相處時如同應付難纏的老闆。

我老了會是什么樣？假使真能夠活到那種年紀，即使死性不改、挑剔如故，至少在表面上，自問可以做到平易近人、和藹可親。這是做人最起碼的功夫。

作者：亦舒

人老了的迹象？

一天會議結束後，我快步走向停車場，並急切的在口袋里摸索我的汽車鑰匙，它不在我的口袋里！也不在公文包里！

快！我趕緊返回會議室找尋，竟了無踪影……突然間，想起我一定是把鑰匙留在車里了吧。

我的先生曾經多次

老人

(外一篇)

若是遇上薄情寡義的人，再熾熱的心，也會在一次次“我本將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”的傷害中，變得冰冷。而和厚道的人講交情、談感情，便會讓人感受到人性真善美的那一面，感受到人間的溫情和美好。

一代藝術大家梅蘭芳染上過白喉病的時候，時任軍官的李宣倜曾出手幫助過梅蘭芳，他本是出于愛才之心，並沒有想過要梅蘭芳報答。但世事無常，晚年的李宣倜妻離子散、財產散盡，無依無靠，自己蜗居在一間小公寓里。

不再風光的他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。唯有梅蘭芳，不但每月資助他一些生活費，還經常派弟子過去陪李宣倜聊天解悶，自己也是一有空便上門探望。直到李宣倜病重，梅蘭芳仍舊守在床前，緊握住他的手，動情地說：“您放心，您的身後之事交給我！”

李宣倜滿含熱淚地看着他，欣慰地點點頭，隨後安然離世。兩個月後，梅蘭芳也去世了。曾有人感嘆，如果梅蘭芳先于李宣倜去世，李宣倜可能連個送終的人都沒有。

梅蘭芳爲人厚道，知恩圖報。

厚道的人，心中有情，品性正直，心地良善，重情重義。厚道之人，少僞裝，多坦誠；少遮掩，多陽光。

與明白人說話，知理明瞭曉事理。

與踏實人共事，苦盡甘來事竟成。

與厚道人談情，高山流水不負君。

文章來源：三立書會(ID:sanlishuhui)



心理學家阿德勒曾說：“人類所有的煩惱，均來自人際關係。”

有的地方就有江湖。對於人際關係沒有清楚認知的人，總是會在生活中犯下這三種錯誤：一是與糊塗的人講道理，二是跟不靠譜的人合作，三是和冷漠的人談交情。結果就是，跟人打交道很費勁，投入再多時間精力也一無所獲。

與人相處，不管是爲人還是做事，都要優選適合的對象，採用最佳的方式，才能讓我們避免更多的麻煩。話，要和明白人說；事，要與踏

和踏實人做事，安心

“做事要找靠譜的人，聰明的人只能聊聊天。”這個世界上，從來都不缺少聰明的人，稀缺的是爲人處事都靠譜踏實之人。

有一個老木匠，正準備告老還鄉，但剛好有個客人要做一個精緻的匣子，人手不夠，老闆便想讓老木匠做完再走。老木匠想到老闆對自己的知遇之恩，糾結一番後還是答應了。沒想到，這一做，就做了整整六個月。

在老木匠啓程回老家的那一天，老闆提着一份大禮，親自上街相送，並且滿懷感激地說：“我後來才知道那個大客人做的木匣子，原來是要送給宰相的，要是做不好，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。幸好你一向踏實穩重，即使是要告老還鄉了也沒有敷衍了事，出品一如既往地好”

生活中，能力出衆的人並不少，可大多數人卻更願意選擇和踏實的人共事。這大概是因爲踏實的人，總能讓人放心。

任何時候，態度和人品永遠都比能力重要。不踏實的人，就算能力再強，也有可能因爲疏忽大意捅出大簷子，需要其他人不斷地去彌補。踏實的人做事認真，無論事情多小，都會盡心盡力地去完成。和厚道人談情，敞亮

“人怕交錯友，心怕給錯人。”無論是對剛認識的人，還是多年的好友，即使我們付出真誠並不是爲了得到什么，但總歸是希望對方能夠有情有義。